



校 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一

□ 13  
3426  
1





# 加賀津田先生撰

千里必究  
不許翻刻

此書正文因明趙濬之王昭平全校本照以俞氏迂評陳大史評選本趙宗伯校定本楊升庵批評本焦弱侯評釋本孫月峯批選本新鐫評林本歸有光評選本張賓王神駒本周延儒編本凌瀾初校本趙繩美重訂

# 韓非子解詁

本音釋批點本聚星堂嘉慶刊本但游氏印行太平御覽所引數十百條文與文選注所引畧似最多異同今悉按注秦漢以降孔鮒班馬王充桓譚應劭蜀先主諸葛孔明陶淵明葛稚川魏李安東周蘓尚書司馬溫公蘇氏兄弟朱晦翁王深寧黃東發陸務觀諸老明清諸儒言論關係此書者采輯其要領貝論不遺其餘初學記北堂書抄至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等諸類書字書地志類與本文相發者不具于此者詳載解詁拾遺

重刻韓非子序

昭和十一年九月五日  
野村 堅氏贈

文章未賞論喜快之言吡於陽哀怨之言吡於陰出莊子在

陽則飄飛而曼衍莊周列禦寇是已陰則墜坳而參差傲刻

屈原韓非馬遷是已屈原怨而哀韓非怨而憤馬遷悲而悲

自苦夫子曰可以怨論而大舜以怨慕孝孟屈原馬遷以哀

怨忠韓非之書十餘萬言皆成於發憤感怨賤虛名貴實用

明賞罰破浮滄極法術之變詭而不失正者也蓋非為韓疎

屬公子崎致乏援崎致孤至見王棄不用卒之秦也雖

欲存韓不可得為李斯所譖身戮以成其為怨憤寧忍言哉

今天下名法廢而治功起所急者不在權畧而正在仁恕未明



法峻而酷貴臣輒以法中傷名士故云又與何犴之言異安所事非  
之書用之莫文章之道日峭而深黃荊峭峻互乎贈其詞  
謂贈矣余友趙潛之諸同社雜記載以味薦耳語見嗜古若渴尤嗜非之書始  
焉其訛外錯亂也已而景諸家異同筆評之復請正諸  
先輩板行之其為好亦已甚矣雖然昔馬遷傳韓非附與老  
子謂本原道德之意孔明以非之書進後主而自擬於管樂  
管仲樂毅其寄託不亦遠乎謂則吾儕嗜非不徒艷其  
文詞而天下用非者又寧其法術已哉其用在賤虛名貴  
強國漫次為序武林王道焜昭平父題

重校韓子迂評引

門無子謂余曰漢志韓非子五十有五篇元何犴至元間所  
進止於五十三篇已亡其二矣內儲說六微篇又亡其二十  
有八條句文殘缺章或脫簡盡離其真苟因何本而刊定之  
猶未能備比閱吳郡趙先生本則篇章具在不亡也欲易之  
則工鉅守殘則不全獨奈之何余曰文從趙本目則仍何氏  
可乎蓋說林篇雖合名不易也姦劫之且不令而文之氣脈  
獨與和氏貫則補其文而仍其合無傷也且夫錯簡何病哉  
譬之舊衣札脫縷絕而散置之則襟裳裳幅皆失其故度然  
視其朕猶在取而屬之如故縫矣古人之精必表而後見子



而有當於心者必品題而設飭之青黃筆端千古魂動則吾子專弊之力也夫文从趙本則於義理全目仍何氏則於迹本無害屬之如故縫則章句適青黃而設飭之則精神見猶匠石之移梁易棟不運斤物而故度依然無恙斯為國工雖然世徒以其文之最而尸祝之邪抑謂其深於道而能文邪要其歸一城且書耳何足以重儒者之苦心門無子曰善萬曆十一年十月識按印篆曰吳中散吏之章不著姓名刻韓子迂評序

夫言期于用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眾人皆以為然而吾亦以為然者六經也眾人皆以為然而吾獨不以為然者宋

儒也道學末流其弊也偏眾人皆不以為然而吾獨恐脫然

者韓子之書也韓子之書言術而不止于術也言法而不止

于法也兼用法術纖珠碎錦百物具在誠汰其砂礫而存

其精英則其於治道豈淺鮮哉顧用之何如耳史記霍去病口氣王

安石用周禮而成靖康之亂鳳卿按欽定周官總辨云注釋

過亦下細蓋王安石所以襲迹于新莽而禍宋者多依于鄭氏之說也至蔡京童貫王黼而極矣以速其末之凶其目詳

本漢文帝用黃老而致刑措之功視用之何如耳試以今之

天下與韓子之書何非今日之弊非子言切皆以韓子之言

用之于天下何非今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

子產不云乎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人之踏水而不



踏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故曰：火未嘗殺人，非火之不可殺人，人自不犯也。以韓子為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之言也。夫宋儒之言密如蠟毛，刻則刻矣，以試之用則如棘刺之母猴。外儲說上故法之刻而不可用者，秦也；言之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也。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今世之學者皆知嗜韓子之文而不得其用。鄭人買櫝而還珠類及市諸坊，則皆魯魚之害，美文錯簡，分離乖隔，至不可句讀，幾于失傳也。余念曰：得非刑棄灰之報乎？最後得何氏名本，字字而雙之。警校則皆不失其舊，則又喜曰：先秦之文當不使遂湮也。顧無副本，度久之遂湮而

無難竊不自量而肆筆，于是句為之讀，字為之品，間取何氏註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而號之曰：韓子迂評。巖居無事，取得意者數篇，坐溪谷而高吟之。蒼翠煙霞之際，清湍脩竹之間，不覺其頤之解也。歲攝提孟陬之辰，門無子書于潛山之木石居。印篆上記曰：門無子下記與木石居。孟潛山在吳郡，不知的所攝提萬曆六年也。

迂評小引

余晚年最愛韓子，論事入髓，為文刺心，求之戰國之後，楚漢之先，體裁特異，余甚珍之。所恨者，世本訛謬，每至脫字漏句，斷文錯簡，魯魚亥豕，輒為廢卷。迨得何氏本，讀之暢然無碍，神骨俱輕，茲刻與同志共之。覽者當助余一快。萬曆己卯年



日本天正七年也 三月戊午門無子記

鳳卿曰予述解詁參考十數家本然獲迂評最在後序刻已成故編次後先欲改之亦恐費鈔槧故姑序三叙于此云丙子之冬十二月識

韓子迂評後語

客有以門無子迂刺韓子迂評示余者曰口又多乎哉是書不行久矣不他之刺而是之刺何無當也予曰不然也客之不當也不謂其流乎不然也昔人固謂其捨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畧無論已顧先秦之文韓子其的毅焉其書二十卷五十三篇十餘萬言織者鉅者滿者奇者諧者俳者欬獻者憤懣者號呼而泣訴者諸多載內外諸俳謂燕人兒也皆自其心之所欲為而筆之于書未常有宗祖其何氏何門也一閱快而爽然者然莊子養生主擘然勃然英精晃盪聲中黃宮耳有聞目有見耳目學者誠以嚴威度數為



表慈悲不忍傷人，為實而以觀其權畧之言。非子所則可藉  
 以整世而齊民，如執左契而無難矣。言其易為，如預約然，執  
 聖經賢傳，覃思困神，而時或出其百家之勝者，以觀閱之，則  
 亦足以遊目而蕩胸，肺肉魚羹。蕩動也，饜其至者而時或謂  
 以奇珍小藻，水陸酸辛，則雖螿吻裂鼻，縮舌澁齒，而亦足以  
 快腹。韓子之文，予不知其不可也，而予何謂其無當也？李斯  
 亦先秦人也，顧其心止于持祿，而不在用世，而其所為勸行  
 督責一書，不過勦韓氏之藩臆耳。曲禮：勦謂取他人之說，  
 藩音歌，酒滓，引六書索隱，藩醜又音非，且奴畜之，而肯為其  
 糟，今案與糟音義同，猶云，其也。非且奴畜之，而肯為其  
 伯仲乎？斯與非俱事，苟卿自以為不如非，既已忌而譖殺之，

李斯書  
之術有所  
關於學字  
云

及其奏對，則言必稱其語，可以知其心服矣。熹詩書不惑，陽  
 翟亦先秦人也，所著有十二紀八覽六論。春秋雜取儒生之  
 言，倣依古學，而緣飾于義理，故其文亦沉鬱孤峻，如江流出  
 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陳明卿曰：評韓非子問  
 先秦之文，韓子則擅場矣。陽翟亦騷乘焉，客何謂其無當也？  
 無當猶無用也。既已答客問，遂書于孤石堂，示諸生，歸安茅坤跋。  
 韓子序 陳深撰

世有申韓之書，何自而出也？自劉向班固皆以為法家者流，  
 本出於理官之明罰敕法，而刻者為之，殘及至親，傷恩薄厚，  
 失其本矣。漢書藝文志竊以為不然，凡治之良也，起于相勝



而亂之作也成于相激激之甚則亂從而生焉秦之焚坑漢之黨錮晉之

清言宋蓋上古之治天下忠與質焉耳矣世無何忠之極

也質勝之質之極也文勝之文不與浮飭期而浮飭自至浮

飾不與詐欺期而詐欺自至非關世也所漸者然也戰國之

時詐欺極矣縱橫之徒偏天下而以馳騫有士之君以至君

畏其臣臣狎其君而篡弑偪起諸侯是以不救所激此皆上

下浮諂而怠慢紆緩不振於法之效也於是申韓之徒出而

以名實之說勝之矣陳明卿曰五經何常不言名實名實者

按名求實嚴刑必誅詳于法律而篤于耕戰凡以破浮滄之

說而振其怠慢紆緩之情也其用意固亦無惡于也明卿曰

下原其

陳明卿云

師則秦禍之必至且使其遇聖王則與之折衷彼之以封

疆折衝之任則其治功豈可量哉然余以為二子之徒也

以為臣而不可以為相可以從命而不可以為命使其遇堯

舜湯武法度修明之世則為股肱之良其在桓文孝公之時

亦足以治兵力農而營富強使其遇始皇二世直喪亡之雄

耳何也物有受也人有器也受量也今讀其書上下數千年古

今事變奸臣世主隱微伏匿下至委巷窮閭婦女嬰兒人情

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臟隔垣謂其善同察人情非善書

為在末人秦之先年未壯已能事如指掌何材之蚤也其識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通訓作  
年未壯  
也而已  
能如此  
事如指



冠野无  
奇字

便慈輝

事也蚤其命物也材窮智究慮淵竭谷虛言善盡其故不終  
其天年而中道天絕後之君子悲其志想見其人悼其術之  
不終而惜其不遇聖主明王以裁之裁也不究以灰非死至  
今千八百年矣千三今文化甲午年而書不磨滅人情世態唐  
宋以來病其術之不中黜而不講排黜申韓創於漢武帝建  
家不黜宋諸故其字文多舛駁而不售售校市亦無售  
近世之學者迺始翹其文詞家言而尸尊之以為希世之奇  
珍公訛習外而不以為怪今門無子乃得何氏善本為之訂  
其訛謬而品題其當否表其文詞粹而出之以俾世學之觀  
覽自門無子之書出而訛本盡廢文從字順章妥句適貼也

一如韓氏之舊不亦大愉快矣哉

此數言可為解詰發而為

後生門無子之用心亦勤矣門無子吳郡人姓俞氏巖居嘗

古篤行君子也年七十修身刻文

刻銳不窺市不醜窮醜也

不戚戚於貧賤不恩貴人恩汚也謂不為貴人所汚書成而不示余

故得以肆目於是而條其本末云

陳深字子淵長與人登進士趙世楷本凡例云批如陳氏  
迂評海內所艷神駒音釋彙兩品彙諸本皆引陳深說而  
不引俞氏之語然四庫全書總目載明門無子韓子迂評  
二卷俞氏著撰人姓氏似清儒亦不知其書出俞氏意者  
迂評原出俞氏訂本陳深得以潤色之  
也若其不然恐子淵託名乎俞氏者歟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舊刊單作序今从舟州續稿趙如源趙世楷諸本不收此  
叙明板行書延享中翻刻為正措遂致誤訛案管韓法家  
新刊韓非子解詰 首卷



巨魁唐尹知章既注  
二書合刻亦此意

汝師之為諸子

孟子注為猶治也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經

濟而北

任慷慨不為世尚書亦盛推好問文章博瞻初嘗登舟州

林疏諫

江陵相起復杖闕下敗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藏之偶

然強直

之性終不能改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

非子謂其文辭

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樞機全思遠者出

入意表

續稿入作人三國典畧陳袁憲樞之弟也幼聰敏好

諸生與之談論

每有新義而通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

能發

謂前得於言能盡其事顧獨管子韓非子小甚行世即

行而其傳者多遺脫

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也往々不盡卷而

皮之高閣

韓愈詩春秋於是悉其賢力後先購善木凡數十

窮丹鉛之用

韓愈詩丹鉛事點勘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

世貞曰唯唯

夫敬仲欲存糾於齊糾公了不得改而縛於小白

齊桓

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非子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為嬰

春秋昭公語

人曰嬰子仁人本書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志

秦卒受僂

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隔

霄淵

謂天地合刻管韓一家揚論雖然見三君子者其始寧不

欲出奇捐

其字一有生以殉所事哉殺身就事然而奇有不得不

屈得奇計不

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

不得終避讐敵

甘心焉左傳莊九年管召讐而臣事之愛身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夫一君子者所以愛生也然而有相有僂者何也齊不成  
霸形而桓公之霸心發則機合一本重機合二字仲不得不重秦并  
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其時不同而非以并天下之說一本  
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拔功技即擅字專也見短長  
作按類可推知則機不合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  
已○是非子失著則機不合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  
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幸冀虞患也言秦獲  
也不如此恐有非終利韓焉遠矣以故機不合也與國策鄒忌  
窺鏡而自視又非如遠甚同文法史記李斯姚賈害非毀之  
為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天下非終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天下非終  
暴仇嗜殺人也伏下立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

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  
勢也欲論二子同與而飲之時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  
南泝楚也泝大北泝戎狄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屏翰屏  
天不欲碩果韓碩大易曰芽五國起也  
弃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度繼仰蔡而不之恤史  
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  
材班乎孟子注班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也太公所昆  
也昆輔父子皆聖辟父子謂文其用國三今之二也論語而  
當必渙之受必渙周易字面渙解管子之昆相中人也其用



國九分之一也孟子海內之地方千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

狄然則太公仲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言

奕世至德雖非太齊不管子不為霸固也論也不然而則字

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四維維名謂辨心術亦篇亦寧

無敬怠義欲大戴禮師尚父告武王曰丹書曰敬勝怠者凶

微旨一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

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引聖語非子

之所為言雖鑿々悍二字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

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并天下猶不妨也以秦之守

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

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是故非子之於霸

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

子齊鉅卿也鉅大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華之稷下之學

士大夫能飾之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

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也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

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朱元晦曰管

子以功業著恐未必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孔他篇有

似莊老葉盛曰管子非一人之業亦非一時之書而漢初學

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勇遷謂管子而漢初學

其言之也篇目次弟最為整比後世信之誤矣朱長春管子

序其書雜者為稷下大夫坐議淨談而半韓非李斯法家輩

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鳳卿案管子引毛嬙西施之類

此其破綻通雅云管子去吳越數百年則古有此美人而越

新利韓非子解詁

首卷



知管子出後其於文也辨而嚴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

非子韓之疎屬公子也其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

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謂中說也見世說者也能以戰國終者也母論音

沫泗家言謂固與孔氏之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謂動必循法則

地至漢高時尚謂固與孔氏之言差不類也差稍然何至摧名法家苛察

猶纏繞也推商推也此下疑脫若字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汜

濫詭誇哉漢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趙人師古曰即為堅白

益者要之非西京謂前以後傳益也鳳卿曰如忠孝會也而小有

不殊也殊者謂絕非其類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汰猶簡也孟

傳唐以尊老子故抑之抑宜作折折今也下文可徵唐李氏

其折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

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折謂

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案諸葛亮集亮奉先何以故宋

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令之是故小遇

遠小不振大遇金天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最爾之蜀

龍蟠江兩  
託好管樂  
有區漢之  
尊夏有宗  
本之心也



見左傳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為合刻也其

悠然而抱膝也武侯傳注魏畧曰亮至荆州以建寧初與魏

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以乃有

世思哉經世之思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鸞者周禮醢

舉則其醢六十鸞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鸞以味薦而已矣謂

實之注三鸞麋鹿麋鸞也又三鸞亦醢也以味薦而已矣

志獨嗜其映詞吳郡王世貞撰諫臣楊繼盛於東市經紀其

弟太常卿世懋字敬美以詩文齊名所稱麟洲鳳洲者也

進韓子表趙諸本序大書并卷端而

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狝謹昧死言臣狝所校讐趙本校作校

讐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讐也中秘書有韓子五十三篇考之班

固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二篇又史記本傳小司

馬索隱注趙本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篇又第

十卷內諸說下六微內亡去似類一章有及一章參疑一章

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鳳卿曰割廢置章下文別立廟政

與處士臣讓家藏本無異今因之不敢妄為增定舊有李瓚

註史記索隱不引韓子注疑宋鄙陋無取臣狝盡為削去謹

與臣讓考讐畧加傍註既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書劉向列

讐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釋文謂汗簡刮去青皮

也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

汗善拍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問謂之汗汗者

謂去其汗也吳越曰殺亦治也文心彫龍曰殺竹青以為文

曰汗青以削刀書之通雅引風俗通曰劉向典校可繕寫按



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而發憤觀往者得失之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王悅之為李斯姚賈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史記注新序曰申子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曰術商鞅所為書曰法皆曰刑名故曰刑名法術之書風卿案難三云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是賤虛名貴實用破浮滯督耕戰明賞罰營富彊臣狂竊謂人主智畧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於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裕名亦往往以為言蓋欲其以權畧濟

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惟萬幾之暇取其書少留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臣狂不勝慙々昧死頓首進上陳本無進字士臣狂謹昧死頓首進上



韓子凡例

一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本注名非韓諸公李使

秦李斯嘗而殺之害忌也

阮孝緒七錄南史梁隱逸傳阮孝緒字士宗隋書經籍志

我而遠不逮矣北史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

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案史記索

隱引作韓子二十卷鳳卿案載韓子梁庾仲容子抄亦同

隋書經籍志云韓子二十卷目一卷注韓非撰梁有晁氏

夫晁錯撰亡鳳卿案隋志注非有關系乎

唐司馬貞曰非著書三十餘篇号曰韓子鳳卿案三

唐書藝文志云韓子二十卷注韓非尹知章注韓子注卷八

新刊韓非子解詁

首卷



鳳卿案唐志不載目一卷蓋當時已佚歟舊刊凡例  
隋唐志韓子二十卷目一卷注不詳名氏妄謬可笑

鄭樵通志藝文通略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唐有尹知章注  
今亡

王應麟玉海藝文子類王應麟曰漢志法家五十五篇名

非史記列傳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

國受韓子雜家說唐志二十卷目一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

名氏玉海卷五十三

宋史韓子二十卷不載注書宋史新

明國史經籍志韓子二十卷韓非撰李贄注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云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簡明

目錄卷云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日本文所

佚脫明趙用贄始得宋槧較補又周孔教家人字刻本與

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為完善其註不知何人

作元何犴註本稱為李贄未知何據也

趙用贄曰凡刊漢志隋唐志皆曰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

鳳卿案唐志不載篇數誤采玉海而不溯而士伯厚獨

言今本五十六篇見玉元何犴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

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

類已下亡數章則世之不見全本亦以久矣今按用贄古

本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一人相蹏馬等凡十六條



迎本但評林作俱誤自上篇田伯開好士章逕接十篇蟲有虺

章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六微篇

後共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為五十五篇獨伯厚

本無從而考王伯厚玉海云五十一篇然此書遂廢幾十大全

矣覽者幸無妄意于率合割裂也而表章說林下篇及補

六微篇二十八條非割裂上篇半而率合五十五篇之數也

又曰按隋唐志云韓子註不詳名氏唐鳳卿案隋書不載注解

卷數欠趙用賢誤裁取王應麟玉海文云爾殊不知應麟

所云今本五十六篇注不詳名氏即宋朝見行本也非謂

隋唐本明儒慶策拙考証也不曾自誤兼誤人矣今備歷

舉西漢以來至韃清志藉臚列之右方以醒寒卿晚進其

他宗文總目以下諸家書目所載予載之元何犴本獨謂

韓子解詁拾遺後學或稽焉亦有得焉

舊有李贄註鄙陋無取盡為削去不知犴又何據而指為

李贄也今所載註語果涉瑣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

輕加刪削要以存舊章而已鳳卿案用贄所見宋本亦非

何則如卷七卷十七類注文悉刪迭無一字存猶荀子君

道篇樂論篇佚掠註其他每卷注僅不過二三十餘字耳多

至二百餘字獨卷二卷四注二千餘字又按評林注多於

舊刊以百數矣他書所引用注文此刻往往佚脫即知非

李贄舊本矣

又曰按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篇目既具文亦無關

時本乃自和雖獻嘆而不美未為玉之害也下逕接我以

清庶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讀者

至此往往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并姦劫篇目



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為臆說所廢今復校定評林復

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實評林實

又曰是書訛飲既久歷考近本無慮通雅云無慮也數十皆出一

軌軌猶轍也全閱道藏中所載道藏謂道家書庫所藏也宋

禮儀院為會靈觀使有龜蛇見于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之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廊廡老

學庵筆記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經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乃知近本

又兼此而訛也獨宋板大篇完整母闕而句字之間參錯

復多今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餘十一

不敢強為之說以俟夫博雅者重加采輯庶幾此刻為

之先驅耳鳳卿案明儒校書率以臆取舍不細注數本異

章幾言如何遺憾豈小哉

趙世楷字繩美錢塘人語曰先秦文莫如韓子古峭今鉛槧

之上艷其文詞珍為帳中秘有以也第諸刻外駁而稱陳

氏洎趙宗伯二本最善洎及也陳氏名深字子淵著述謂

周官呼也陳祖何本陳深迂評序云今門無子乃得何氏善而

趙宗宋板茲刻互證於二家云

又曰批如陳氏迂評海內所艷邇如揚外庵孫月峯俱有批

本併采他選評語雅馴深妍者用為鼓吹裁定出家大人

同社諸先生錢塘懋汝功病榻漫筆曰團結共事者而手

為校讎則不佞世楷也校成於天啓五年季夏朔日



陳深曰重校韓子迂評凡例古本姦劫殺臣四字殊不雅馴而二篇氣

脉原自貫暢門無子曰但補其文而闕其目仍依何氏合

為一篇但更端以別之殺當作弑

又曰和氏篇起雖獻璞而未美以下缺其三分之一今照古

本補入是為全篇

又曰姦劫篇首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至田成之所以弑

簡公也為第一段次接處非道之位至天下知之者以則

義非矣為第二段次接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以下為第三

段世本訛謬前後不倫上下文不相蒙展卷不勝憤悶今

如此序次無關文亦無脫簡讀之安順當是韓子故色

韓子綱領

公子自是一家不肯襲古人步驟故其立言  
環岸而多詭奇讀者望洋失津為指其門者

御眾之道固有以曠為宜者亦有以隱為宜者所謂法術是

也周官云懸法乎象魏魯論戒不可使知之亦不外于此焉

建言所謂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

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

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

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用術則親愛近臣莫之得聞也主道在

不可見用如夫七術六微內外儲之說術皆其筌蹄也術豈

如此瑣瑣而已哉讀者勿守旧株執芻狗主道揚權以揭其



要守道大體以論其成讀者思過半矣史記註引新序釋法術慣憤不通

所謂刑名形名也非謂重刑責名之謂也參審言行之謂也

本言曰虛則知實之情謂不自為是類靜則知動者正謂去

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使臣下盡其形名參同君

乃無事焉飯之其情主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

異事也註言名也事刑也按異違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

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事不當其言則罰是之謂刑名之學西漢名臣如公孫弘晁

錯輩皆講此學輔弼王室史記漢書真有故哉

武烈紀帝好刑名斷獄得情可謂日本刑名學之鼻祖夷考其行忍酷嗜殺其實非刑名之學恐太安滿修辭之失

由康平中源經成禱于石清水宮請補中納言關謂何官日我在使驛多斷大辟願以此報應得中納言何官日神惡殺人如何以是祈禱報哉經成曰吾為國除惡未嘗枉法徇私而謂之好殺乎儻使有一冤枉神其不受果為納言以之觀之為使世知其執法實于鬼神而無疑也此是嘗講申韓之言來

所謂二柄賞罰是已天無春秋不能為歲君無賞罰不能治國

人主善操無失則於治國乎何有聖人執要四方來効其

此之謂乎垂衣拱手乞恭克讓不能誅四凶而舉禹臯陶雖

十堯舜豈能治一國乎上下易用國故不治其終至掣肘穿

鼻握汗齒臍傳位奪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之所知魏志曰希

吾子子孫孫無生天子家曰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赧獻宗文

知錯仇可見前一失二柄後主雖有英明之資能知其謬



卒不能奪姦雄之權如吾。宇多後三条之英明亦終不克  
取藤氏之權實坐先朝弛政也。永使烈士發長大息若能一  
且收之無德以守之亦如建武之匡復弊政倦今日出月長  
民悞國蹙雖有賢者亦無如之何矣。冀人主審畫宜早求天  
心鑒得失也。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  
君忽之。唯明智之主遠識之士能知之。然二者有其名而無  
其實則不啻無益亦隨有大害。先修多以講此書為先務者。  
李容仁說明元以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帝悅委以軍國大  
事。魏書蘇綽屬後周太祖為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

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蓋謂去害  
而後利可得立也。孰謂後耻格之教乎。

嘗評非子之言有用于世猶之取天下必用攻伐撥亂之術  
不得不出于此然而至其守成則有典謨在矣亦何俟吾言  
若其取捨孟子既云於典謨况於非之書乎。惟恐腐儒躁進  
假以誤國家譬童子操利劍其不傷手幾希矣。然人不以其  
創手而廢利劍也。喻如大黃如石膏庸醫用之其害徃徃見  
矣。然方下熱去邪也其効萬於參附吾聞偽仁義壞其俗猶  
用參附而釀熱其害大而見於久。輒近有識醫出辨其利用  
以救民瘼村醫亦知試之獨至儒者曠年多不曉者世少使



裁錦之人也

朱晦翁曰治世須用大承氣湯亦此意

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有為之士讀此書欲經綸天下者請事此語

教開國祭主專依法術是教孫外木也教昇平柔主備固道

學是亦塗塗附也

漢武帝建元詔理申韓蘇張之言者罷之孔明蘇綽李先說其主以申韓之學唐宋

諸老亦知宗此理皆從時制宜也

人云申韓是以歲次論也以予品隲二君子申不害幸遇韓

昭心講治伸其法於一國功效聞于千秋顧其押檢術數有

餘而至誠不足也

事具內外儲說

非子則兼用法術憂國著書韓王

不用使非入秦非入秦韓終降秦無幾國亡

東萊大事記韓降秦在非子入

秦後非了不為降使晦翁綱目因此

乃知非子在韓秦不易下手可謂雄俊之

寶臣也若夫亡韓一言乃是漢高乞羹手段豈其本心志在

存韓故李斯姚賈之所以得讒殺也殺身立言後世有述既

為棠谿公悉之真濁世之豪傑也切不在不害之下若其說

難諸篇自揚雄班固桓譚陶潛司馬光諸彦皆詆之然其言

曰今以吾言為宰虜

謂伊尹百里奚事

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

士之所耻也千載之下其心如見仲尼日月也猶嘗栖栖為

佞者孟子大賢也猶病以好色好勇誣大王武王蒼天蒼天

希厭舌如電光者

千古恨案

自古皆有死人無言不顯也龍逢比

干而死子胥吳起亦死賢者之死於非命歷朝何限為國擲



姦不幸逢暴秦之誅非能士之所耻也唯仕清朝明主拖朱

紫佩銀黃不有憂國之淚是則可耻也自馬遷史記揚雄法班

固答賓戲說難既桓譚新論陶潛皆病其死於說難此或所以

自悲又自多其蜚遁也以非之明辯而至此是所以著說難

也

欲滅其國者先除其賢臣欲敗其事者先去其能士穆公前

用之於戎王始皇後用之於韓王由余韓非皆不得不入秦

秦之巧反間無論二國闇主不悟其計雖則智士尚且落其

術中以予尚論秦史秦王企慕非子恨不同時亦異乎漢帝

慕李牧願人主善視其國賢臣勿為敵國鍛其羽翼治朝亦然

韓子之書多矯俗之說其極激厲夫矯箭者先反張其曲漸

自皈直若始直之而已則不日反曲故左曲者反之於右右

曲者矯之於左漸自得正戰國未効於目前故往往有過炙

至爆焦者故善讀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自不失其正

語治則稱堯舜云學則証孔子韓子之其心可知也然而措

仁義譏先聖醒世激俗之一術若老禪罵祖然噫戰國之所

謂仁義絕非孔氏之舊也姦劫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

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

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

之所謂惠愛也五蠹篇云仲尼天下之聖人也

名士治書猶良相治國也亦何限一方貴兼聽而獨斷不兼

新刊韓非子解詁

末卷綱領

半子塾藏板



聽則徧不獨斷則不一朱晦翁云看文字須是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此是治國之一件讀韓子者須劬良相意想而后僅得作者苦心

朱晦翁云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七十一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三蘇文多原韓子按自古文人刻意此書以成不朽之業何啻如彼自公子觀之亦買櫝還珠之類也然在今日索買櫝之人亦不易得噫此書篇次或出後人軒輊亦不可知也閱群書治要載姦劫弑臣一條叙難勢下其他編次無與本書異是可疑孔壁古

論以鄉黨篇接學而下唐初荀子成相篇次仲尼篇下禮論次正名太史公舉其篇目云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亦不與今篇次同以予論之此書以在韓所著當置開卷第一主道揚權有度二柄可以當之八姦姦劫類次之說林其伎倆說難其先容解老其活用孤憤其自叙七術六微揚權守道注脚六反八說時病鍼炳初見秦王宜次五蠹下如忠孝人主節令心度諸篇正是後人贗作

七術六微內外儲諸篇以議論起前揭數件曰其說在某後逐條貫以實事後人每條標參觀必罰之目又增以經傳字若出二人手然

陳本標目施上方不入正文定

以予觀之此



周末一文格宜稱經緯謂之綱目亦可大學篇亦同文法宋儒分為經傳謂傳門

人記以出一人機杼有經傳之稱予未之前聞也十過篇亦

同法而少異耳先論十柱後具十事每條以奚謂二字喚起

予亦姑仿舊套標傳一傳二字陳本亦舊揭一二字六微篇

後人割廢置條結語別標廟攻之目蛇足迂評於似類有反等字必施格圍以

別舊矣使知新添也唐以前皆稱韓子宋以後稱韓非子以分韓愈蒙求註國第註放翁題跋

惟顏氏家訓稱韓非子者一所恐後來誤寫也家訓多稱韓非書至

宋元明清未有改書名者獨趙用賢稱獲宋槧改題号曰韓

非子全書每句皆然劈頭失存古之意亦引漢唐志妄加非

字適足誤後生今不徇其陋但標後從俗文選注無稱韓非子者

先修述纂引証古書多採取其要領而不載全文故不與本

書同矣文選註太平御覽類可以觀也恐非當時別有異本

但彼此相照可以勘誤脫沈休文詩注韓非子曰六國時張

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便於夢中往尋非先秦口氣恐有誤聖主得賢

臣頌注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刺虎豹赴深淵斷蛟龍七

命注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韻會尚友錄濂子古賢

人見胡非子類今本作韓誤韻會正字通約姓並引韓子約

續古賢人之誤續牙品字箋宜字條髮皓落日宜引用此書云身

不待老而僊髮不俟年而宜恐失檢也古人多記誦故有認韓詩外傳為韓子者



司寇狗見魯連子陽成胥渠見子華子素據此書捏合質撰者非敢引偽証真但為廣異聞有引証者餘皆准此

曰宰相當用讀書之人是明主之所以創業垂統永保天下

也曰天子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是姦人之所以塗抹耳

曰巧固君寵擅竊國柄也官者仇士良致仕其黨送飯士良

美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所謂書也者應

先屈指於韓子矣吾嘗曰韓子是避奸符宜寫一部置人主

左右不斷講讀知蠹蝸所由曉狗虎所藉使姦宄膽冷骨驚

不遑掩蔽將謀故曰天下人君必讀書

皇和文化十四年時在星紀尊經閣權監津田鳳卿識

韓子總評

舊刊備七條文多舛錯脫今審加補正移漢志一條于凡例中增入評論凡十三則畧加箋注以

詔蒙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

史記用

法慘急而鞫礪深刻也屬卿曰礪警通音灼皆原於道德

注漢志曰譽訐也此謂鈞發人之隱情也皆原於道德

之意老子書名道德經張文潛曰史選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非其源如此也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意一作惠

陶淵明日豐狐隱穴

豐狐見莊子說苑離騷作封狐音近

以文自殘君子失時

白首抱關終身卑賤

巧行居災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歿說難

鳳卿曰淵明嘉遯慕首陽之迹非子心莘野之為豈辭鼎鑊之誅者也哉

新刊韓非子解詁

末卷

總評



劉勰字彦和南朝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欲取定於沉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

貨鬻者約取讀大文心雕龍曰慎到到漢志四十二篇列之

重之謂深得文理於法折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

博喻之稱文選注多引証可見此○鳳卿曰勰

晁氏文獻通考晁公武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

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

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說見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

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

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歛通必

固張之歛音及歛氣也固及欲上人者必以文獻通考言

故通或云固姑通

下之欲先人者必以通考有身後之等言是出於詐此所

以一傳而為非歟韓非

高氏子畧曰宋高似韓子書文獻通考作往々尚法以神其

用謂下薄仁義厲刑名附錄詳背詩書課名實課考也心術

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

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

亡言秦不變鞅斯之苛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

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々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

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謂希其萬太史公以其說

之難也固嘗悲之以言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旧刊脫

遂取傳



據文獻通考補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歟太史公言李陵事受官刑嗚呼士

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

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以上二條

見文獻通考二百十二經籍考

司馬溫公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

適足取歿說難篇蓋非最得意文最失意之遇

歐陽修曰法家以法繩天下使一本于其術申韓之徒乃推

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至其辨職分輔禮制于治不為

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刺深不可不察也

蘓子瞻軾眉山人兵部尚書蓋文忠曰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

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

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

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

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

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謂無憂身世也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無患於天下先文體明辨載此云

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勝

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言國也而天下被其毒應天

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



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忌民知有辟則不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言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上以招得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々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言夫無有豈誠足以治人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性理大全揚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

而無疑朱子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是孟子所謂揚子為我是無君也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大畏民志今其視天下眦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以上排太史遷曰申子界々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以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始其所終奈何其不



為之所也

言當速禁邪學以上稽古擬人鳳卿案蓋暗刺王安石說新義立新法終至呂惠卿而極蘇氏

兄弟亦中其毒故痛言之也

蘓子由名轍官門下侍郎監文定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

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

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

之能課試也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

十二句見韓子定法及韓非之學竝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

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據補內言使

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

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

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

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成故載其說難

於篇史記採載說難一篇為非傳案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

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媿於中矣豈復

立法而求其必售邪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

矣而况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

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朱元晦曰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又曰術至韓非說難

精密至矣蘓張亦尚疎蘓秦張儀

黃氏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中進士仕為史館檢閱以直言出判廣德軍為人清介自守獨崇朱氏學所著有日



鈔百卷幸門人私謚曰文恭先生

日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

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刺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

而不可信者見備內篇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

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將誰汝容耶送當

遂从秦獄愚莫與比楊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感者

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々故為無稽寓言以相戲

劇彼其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

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為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

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撥下

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

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者實按形不能漫一人見外儲說傳

今人於異端有嘗挾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

燕王削棘刺之端為猿母者必三月齋原本作齊然後能見知

王之必不能久齋而給之兩王乃養之三乘治工言王曰

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削此不然

之物也囚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

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

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黃帝之兄甚矣而人

莫不信趙主父施鈞梯而緣播吾通雅曰番吾即蒲吾藥

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括地志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刻人



蹟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

三條並見外儲說中

王制注非能笑之今異端往々鑿蹟崖石之巔

鑿蹟崖石始見西域

傳如大和佛足石類是也其為播吾之蹟

播吾山名本書作潘愈悖矣而人反以

為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取節當作節取一曰

節上恐脫數字

何良俊明史藁何良俊著語林三十卷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

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

師說耶

楊慎字用修曰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

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

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

權畧智謀當作調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

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駁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

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

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

曰申韓之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邵

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

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

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

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勢矣

今按李卓吾焚書亦



揚於此論可併考蜀志一孟孝字孝裕河南洛陽人博物多識無書不覽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尊儉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矣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李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云々

呂居仁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畧可見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也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

諸篇極人巧奪天致靡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

亦甚難哉林雲銘曰揣量度摩研究以我所學精熟者揣摩時勢之切而用之世主之情而中之

焦竑字弱侯明大史曰占有九流輓近世幾於絕矣而墨縱橫鬼谷子戰

國策類名鄧析子尹文子孫龍子類法管子慎子為甚其篇籍多軼以

此夫三家於理不衷於用非亟固也至法也者人君所以

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畧顧可一日廢哉百家濫起皆率其

私智自附於聖人以譁世而惑眾然其失繇各奮其私智

而其長蓋或出於聖人在善用之而已不然駘銜委馭四

牡橫犇而欲以和變節奏救皇路之險傾其可幾乎

張一鯤曰申韓之語不必仁義而諸葛武侯有味乎其說七

法五輔八觀諸篇不必純乎王道而房僕射玄齡注為之

究心故夫書不必盡出於六經者然後可無棄也杜佑管

序云世稱房玄齡注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今所傳房注所謂尹注也焦氏經藉志云尹注十九卷

房注二十卷可謂無稽矣頃此言則張氏之失証也



鄧元錫

萬曆初年  
肝郡人

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申韓之學歸本

於黃老而主刑名自莊生來緣道德絕聖棄知絕學無憂

之旨益荒唐其辭以喻快自適繼儒學培仁義禮法託言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非聞其風而說之其術游其心

於虛靜無為意整然無所制而以刑為體其言曰制在已

曰重不離位曰靜重能使輕靜能使躁此道之宗也見解

乃物有常容因乘而導之凡誅廢舉用大小輕重因名

繁實專事責功破朋賞而裁之於法以為是萬物者芻狗

而無事煦々然仁為也非疾世之儒者好稱先王之仁義

藉以飾說而時異事變不可遵而行也治國者不務明修

其法制執法久御其臣下求人任賢以富國彌兵及舉浮

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悲知能廉直之上不容於邪枉

之臣故作孤憤等諸篇文繁不載

李卓吾善品隲古今人物其述藏書載韓非疆主名臣部李

藏書



韓子總評終

韓子解詰卷之一

舊刊有初見秦第一存韓第二難言第三愛臣第四主道第五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彙儀甫述

初見秦

舊刊有第一字

陳明卿本歸有光並作初見秦上

通篇言秦力足合天下而謀臣不足共計之也天下有三亡之形秦亦失霸王之道三矣秦與六國戰雖引軍而退又且共講和不唯示謀臣之拙使天下得測秦力是所以合從之盟不寒帝王之業不成也題云初見秦實在未見以前之言原注秦王見非書慨然企慕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卒於囚死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通聞聲而相思也知音其難哉此篇為初見秦獻取天下之計文尤矜重宜為嗟賞也此文跌宕類蘊張然章法句法起結照應獨邁紀律汪道昆曰此書為初見秦其策全在破從一着中間反覆歸咎謀臣不忠處波瀾起伏汪



洋千頃戰國雄辨士也趙用賢曰此篇與國策所載大畧相同是秦文之極佳者孫鑛曰大約規模范雎但死簡此繁范虛此實范隱此顯然文章之妙各極其致又曰文若肆筆而成然細玩之實出千鈞百鍊所以枯處亦見其奇峭當是構思數載而就者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按古言止此下二句為

人臣不忠當死廖文英曰處斷罪人曰言而不當當去聲謂

事理合亦當死言而不當亦為秦謀不忠故當死言忠臣之

也是非子之所以證味死盡言而又不智敢妄議陷禍也秦策

化處並失考篇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也悉詳盡

末結語可証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也悉詳盡

北故曰陰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國策收下有餘字無而

避其父讒讀趙為從長故此不言及此燕南魏專據趙其言

韓最親秦乃從家所擯故曰收日韓非回護之詞耳策注時

山東國齊楚為大故從將西面以與彊秦為難高誘云難故

人連結之恃以為固將西面以與彊秦為難也舊刊作秦

強國策臣竊笑之世有三匹而天下得之言六國已有三匹

者得天下太謬與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

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舊刊脫以逆攻順者亡六字今

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高誘曰圓曰困方曰倉吳師道

言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秦策十作千○舊刊有其頓首

人皆以言死二十字諸本及國策並無此語吳注云韓有此

語增山仲質曰頓字衍至當作止晉語卻叔虎被羽先升注

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恥矣正字通恥音二羽毛飾一

人遺整牛尾手自結之又諸葛亮答孫權曰所遺白鹿薄少

重見辭謝益以增慙蓋邦俗云引迥近是伊藤長胤曰本邦



所謂母衣者字或作視遍檢兵書不見此負既或即是亦未  
深考耳又史賈復傳被羽先登注被猶負也從軍者戴箭羽  
于背也漢書五威將背負驚鳥之毛尉僚子左  
軍蒼旗卒戴蒼羽蒲坂園曰頓首言受甲時  
白刃在前  
躓在後鮑彪曰誅不而卻走不能死也國策卻走作皆非其

士民國策士民不能死也言上不貴奮死故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言民言今

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相事謂互相伺察也

之有無強不能誣怯不能掩也又曰事猶立也言秦之信賞  
必罰功罪不能相掩讀不論有功無功皆從事戰鬪蓋言賞  
罰之效也國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鮑注謂秦有不攻耳  
無敢與相攻者姚注會南豐本如韓非文增事事役荀子云  
秦人功賞相長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或曰生  
五甲首而隸五家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鑪

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吳注頓踴也鮑注集韻徒空手湯袒

湯思踴跣了誤儀傳秦帶甲百餘萬跣跣科頭裴注音徒  
俱跳躍也又偏舉一足曰踴鮑注以死自斷謂自必死  
不取却走讀皆是猶言皆然也論語滔滔夫斷死與斷生也

不同也作者鮑注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言民斷死

曰語甚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折入字下同策對皆作十可

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勉天下矣對當也

程篁墩曰此秦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

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策若以此與天下原

與之爭也今按漢高祖紀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奮有天下



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鮑注當開

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秦策其然而兵甲頓鮑注此頓士民

病蓄積索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

此無異故鮑注猶言無他事批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其忠

國策無其字鮑云謀臣范雎也吳云韓非謂張儀以秦徇韓

魏甘茂以秦徇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所說非一人

趙用賢曰先摠論謀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楊侯曰史記

臣之失策後乃細言東破宋國策東作中○楊侯曰史記齊

三年與秦敗楚乎重北破燕鮑注閔王十

溫西服秦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馬北破燕中伏韓魏伏

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取之按閔王破燕史表在通言韓魏皆服從於齊也鮑注荆秦事未詳吳注齊南破荆

以下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先後也荀子說閔王事曰強南

足以破楚中足以舉宋西足以誦秦北足以敗燕蓋奮辭非

實土地廣而兵彊戰越攻取吳注克剋通剋策作勝徐鉉曰

詔令天下吳注詔告命之也下文詔之及後齊之清濟濁河

策作清足以為限秦策高注皆有長城巨防策巨作鉅蘇秦

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原

注謂五破國也國策鮑注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吳注四面

及中央受兵茂卿曰齊地偏東不可言四面受兵也鳳卿按

下文秦西偏地然云四隣諸侯可一戰不剋而無齊原舊注

朝也古文不拘泥如此茂卿說穿一戰不剋而無齊謂為

樂毅破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原舊注言當且

臣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讀根鄰存也原

跡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起下文秦破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

三國而不取後美為和是不除根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四



鄧取洞庭五湖江南

楊州記大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張勃吳錄五湖者大湖之別名荆王

君臣亡走東服於陳

荀子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鄧郢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

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讀戰國策服作伏是即伏匿意與中伏韓魏別彼乃降伏羲當此時也策無也字

隨荆以兵則荆可舉

舉取也拔也國策注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荆可舉則民足

會也利也地足利也

兩足字微東以策無以字弱齊燕中以凌三

晉魏趙然則是一舉

謂一回舉事也國策注舉猶行也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

使朝於秦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

人為和策無為和之為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

令猶中書令之命謂宗伯屬官也宋史有廟令之職即謂廟吏也讀宗廟乃號令所出故云或云令平聲屬下讀皆非國策作立

社稷置宗廟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策作已失霸王

之道一矣策失作無天下又比周

合縱也而軍華下鮑彪云即華陽之所大王

以詔破之詔策作詐吳師道曰韓子為是讀此言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也此書所說秦王者不敢斥

言詐也必矣史表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因那志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韓策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遣田答說穰侯秦發兵救兵至梁郭下策注郭圍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策注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荆趙

之意絕策注作志下同鮑曰魏居二國之不通荆趙之意絕則趙

危策注趙尤近秦按絕不通也趙危而荆狐疑狐性多疑故云東以弱齊

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

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又策無

反字恐脫獲字

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

一曰反獲欠落



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原註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一廣陶

之類諸本注同舊刊無國策此注移在下兩國之功下為是

史記穰侯傳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寵欲伐齊取

剛壽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言張祿先生義穰侯之伐

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于說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

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舊註穰侯營私邑謀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

霸王之道三矣疲策作路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國策民

原舊注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其民輕而難用也

策注輕則號令不治恐洽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中央之國無

無險隘上云中央之國故下不能盡其民力策下作上舊非

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與氓同在悉其士民軍於長平

之下以爭韓上黨策注馮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趙奢傳注

正義云潞州武安縣策注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言

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貴賤不相信也疑言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管山東河間舊刊

管義同楚策鮑注管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國策注踰羊腸舊刊

猶管權之管專之也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

舊刊諸本據國策從原文縣國策四十作三十七十作十七案趙策上黨之守馮亭使

入請於趙王曰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納之於王吳氏云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策無士字批此皆秦有也策

史作代上黨不戰而畢策作反為秦矣代上有以字東陽河

下有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鮑云東陽屬清河策注此本趙所得

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則益弱中山呼沱以北河名鮑注在代不戰而畢為燕矣策注燕

城策沱作池非



高注卒  
劉本編  
也

之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

能獨立策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則是一舉而壞韓詩傳壞

傷策注蠹者拔荆拔策東以弱齊舊刊有燕決白馬之

口以沃魏氏原注沃灌也按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注在東郡

是一舉而三晉以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垂拱策天下

編隨而服矣原注以繩次物曰編編隨言衆隨而降伏也舊

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彊棄霸王之業

地或曰地字屬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言以明主強兵不

也取上不能終守之非惟不得地又取欺侮於亡國是可惜

也皆出謀臣之拙鮑注亡國以長平之敗言趙國策無復夫

舊刊味  
作疎

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

下固以今處舊刊補量秦之謀臣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

能拔也棄甲負弩戰悚而却負弩不蹶張也與孟子曳兵同

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李

下鮑注後志河內有李城吳注云韓子大王又并軍而至與

戰不能剋之也策至作致又不能及軍罷而去注猶交罷也

策作交罷却秦策曰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不利

者眾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

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窮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後不

難矣原舊註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故曰不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七

高注卒  
劉本編  
也



合從故云幾○難舊作能發讀曰豈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也盡田疇荒

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比意且同意

臣聞之曰策無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栗日慎其道天下可

有音道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

左飲於淇溪溪策作谷注河內右飲於洹谿策作洹水注蘓

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後志在良鄉東南洹音完淇水竭而洹水不流策注以與周武

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舊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素甲謂組甲不漆者○策注絹

師被練三千是歟楚知伯率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

夫稱生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策三月作三年趙策同十

月弗能拔圍晉陽襄主鑽龜數級莊子十一鑽而無遺策

三年書矛盾襄主鑽龜數級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

事而灼之荀子注鑽謂以火熱荆華灼龜曰占兆以視利害龜曰

龜占策注灼龜何國可降策注三國之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

乃潛行而出又知伯之約策注使韓魏背之得兩國之

眾策注使韓魏背之以攻智伯策有之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批本

襄主之功詳十過今秦地析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

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

有也舊脫以而字楊慎曰語欲破從而意專臣昧死張晏曰

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願望見大王言管下三所以破

天下之從舉趙策注舉以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

下感也



朝四隣諸侯之道親恐觀字策注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

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此以

汪道昆曰未段一正一反總通篇之意作結張榜曰即承上

及於此韓是豈可不為寒心甚矣其忍也斬臣以徇於國以

示不忠於國者此韓之言當加之蒲坂圓曰韓而云此以見

不黨于國也入說之道宜然不然何著存韓鳳卿曰此時韓

在秦之疆上非子言及此韓是與漢高乞乃翁羹一樣手段

是所以非之不辭荆魏不臣齊燕不親親當霸王之名不成

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策注徇行以為王謀不忠

者也結上文言而不當亦當死

存韓舊刊有

原注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於是急攻韓韓王遣非使

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而問之孫鑛曰文氣甚峭勁有

韓策尚靳謂秦王曰韓之於人則為蒞薦言喻扞蔽以衛其

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雁行原舊注蒞薦所以寢秦特出銳師取

韓地而隨之初見秦隨荆以兵之隨或曰隨隳之誤損怨懸

於天下懸猶言連也從國舉怨韓奉秦固而不合功歸於疆

秦秦獨取地利其大焉讀言韓之事秦如此其謹而秦隨之

起天下憤意韓三十年所為之功皆歸於強秦有起天下懼

意增言秦攻韓猶且隨順不敢抗故與天下構怨仇而事

歸于秦也且夫韓入或作之貢職與郡縣無異也韓之納

同秦晉刊今臣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郡縣今臣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存韓 九



士卒養從徒謂燕秦之徒欲贅天下之兵贅屬也。管子云大臣之贅下而射人

意者必多矣。又聚也。說苑贊其詳也。原舊注贅綴連也。迂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言

曠喻六國以勢不兩立秦不亡則諸侯必為秦滅其宗廟之患不絕明字管十字明猶信也欲西面行其

意非一日之計也謂趙欲合從國今釋趙之患言不憂而攘

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是秦反資成趙之所欲者

之則天下從趙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韓中央之國受四方來擊

其民習守禦樂間所謂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之類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

守備戒疆敵存蓄積存非築城池以固守舊刊作今伐韓未

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言不能全舉闔國也則權輕於天下天下

摧我兵矣我我於秦親之之詞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原注若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讀資助也。假藉也。言韓魏叛秦則與趙齊合是

助力於趙藉勢於齊也而以與爭疆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

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茂卿曰言能陷敵銳

兵之卒勤或作勲勞也。原道訓用之而不勤列子勤一作勲負任之旅旅亦罷於內攻原

注勞餉者則合群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上文云資趙假齊者是我言我兵已弱

而亦為敵資共向也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原注非秦滅趙之初心也。讀

均如貴臣之計言秦王之所見與貴臣計信同等。原舊

也。荀趙用賢曰非直指貴人之失計宜乎斯之目為淫說而

終不能免也。范睢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

以嘗秦王非智不及此矣。鳳卿曰直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魏策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我國為天下質乎。荀子注質射候也。讀言天下之鋒聚于秦也。原舊注既進退不能



則同於為質者謬安陛下雖以金石相弊言久壽如金石不弊魯仲連

與通讀曰陛下字可見秦未稱皇帝時已用之矣後則兼天

下之日未也言當始皇之世一統之業尚未可期也增李善

弊兼天下未言日也今賤臣之舊刊之下有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

之臣讀言行重幣也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質子以安其

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原舊注

則轉舊刊作可以移書定也移亦書之一體言檄是我一舉

二國有凶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越語注

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衡對也謂稱衡也加以

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

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中鳴恒久曰韓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

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意疑慮也至殆也見二疏猶

示之也舊刊疏作疎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聞一作間茂卿曰言使合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舊刊疊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十七字

讀李善曰章表奏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趙用賢曰此

是當時紀載之文故并叙孫鑛曰斯二說與前非所說文氣

却一律想俱為非學者所述字惠曰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

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謂積疴虛處則恢然讀言虛曠

舊刊作  
心腹  
核音艾



則但覺稍有妨碍已字典核苦也一曰愁貌原舊注核音改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存儲翻是虛心待韓韓終為妨非舊注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讀極劇同言屬下句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非是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國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今若有卒報之事讀卒報猶言急變也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蕪使齊未知何如讀荆蕪人姓名是時使齊說教其與趙絕矣而未反命故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蕪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增一萬乘齊趙也二國交未絕則趙固足抗秦而齊助之是秦敵於萬乘之國二也齊策悉趙涉河關注悉起其兵也讀謂悉趙卒以應秦則有二萬乘今按二萬乘不以備常賦言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舊刊作強下同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

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秦策齊宣王西攻秦秦為齊兵困於峭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跡不服吳注秦惠後十年五國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戰無考又云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曰鮑云函峭地近趙策秦王謂公子佗曰昔歲殺下之事注即秦惠十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殺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十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曰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曰距孝成二年為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西周策鮑注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舊刊未作大必下行不字增未必不管下十一字言非之意欲存韓且使韓重己句中銜也古文多有不可從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韓利謂韓之以厚闕陛下原舊注闕陛下之意因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注



見重於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大誤增文飾淫靡之說以惑人聽或曰文字絕句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淫溺也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代。謂不其伐何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原舊注疑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韓王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內囚稱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讀言與韓人約以地易王如市易然則韓可深刻也。讀多割其地也增東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闚，闚之誤簡車也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蘓之計，先是以秦遣荆、趙，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誅韓入朝因疆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

有忠計。言謀荆人不動。不發也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世家注蠶食桑葉漸進必盡鳳卿曰諸侯以漸必趙氏可得而與蔽矣。舊刊蔽作合從破則趙之勢孤秦得專力而蔽之或曰蔽斃誤願陛下幸審。舊刊審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舊刊下文連接不別提張榜曰非之說多刺心驚耳而發非隱情如觀此豈非既死後李斯之徒振暴其短耶。然不宜在韓子書中。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戮，戮通言前世舊刊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史韓僖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秦使白起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列也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故事，秦之力也。先言秦之有施於韓也先時



五諸侯共伐秦

楚策五國約以伐秦所謂五國秦紀年表楚世家所書各異

韓及與諸侯

先為雁行

魏策注雁行以次進也此言韓為諸侯之先鋒增先共誤

以嚮秦軍於關下矣

即函谷關吳師道注秦策曰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擊秦於函谷河渭絕

日是按舊刊作闕下誤嚮當也 諸侯

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

退也此言韓之報秦無恩見曲在韓陳深曰此叙秦韓報施之事及諸侯

杜倉相秦

秦策杜倉作土倉焦氏筆乘土即古起不直韓

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

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中間與秦

已又背秦先為雁

行以攻關

函谷關

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趙策注展轉猶反覆秦王謂公子佗

日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佗曰王出兵於韓韓必懼

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

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

始皇紀王剪將上地正義上都上縣鮑注韓之

上流吳注地之上者楚策韓之上地不通吳注後語作上黨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注上黨之地此說為得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取十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 夫韓嘗一背秦

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

舊刊作姦人

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疆今趙欲聚兵士

卒以秦為事

卒終也以伐秦為務或曰卒粹同

使人來借道

言欲伐秦欲伐秦

舊刊無下三字

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

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

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將送也讀言魏欲攻韓以告秦秦送其使於韓蓋言秦待韓意殷

今秦



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亾

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歸國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

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山云稱他國之王

所以逆賤臣者邪逆郊迎之迎臣斯願一得見前進也漢書

舊刊作得進道愚計道言退就菹戮菹戮寸斬也山云漢志

見前願陛下有意焉意度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

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構結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

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暴露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

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舊刊脫聞字言秦兵

固守秦必圍之鼓鐸之聲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

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夫字疑衍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

寇原注反掖謂肘腋之欲叛者舊注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

聚眾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

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舊刊脫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

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

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

圖趙怨趙為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固急舊刊固作因補與

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

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報復也

難言舊刊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難言

十五



原注此亦為初見秦之詞憤悶孤抗故其文連類曠肆感念特奇補趙用賢曰文意邃密字字奇警陳深曰整

臣非非難言也

東周策注難良阻意

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瀉

舊刊瀉

讀言字讀蒙下十二柱順比比序順下也注非增山中質云荀子注親比順從

洋洋纒纒然則

補字

看見以為華而不實

原舊注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纒纒有編次也增見以為猶見謂也奈屈原

文李善注引此語作見者以為今案洋洋美貌纒纒連貌敦祗恭厚鯁固慎完

敦厚祗敬鯁硬同

則見以為拙而不倫

倫次

多言繁稱

秦策繁稱文辭天下不治

連類比物

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

總取精微去其無用舊刊及孫

鑛本作

則見以為劇而不辯

劇劇劇

激急親近

舊刊作激意山璠云當作激意

論語惡激以為知者讀激急不婉也親近迫切也

深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

深作探僭作謬想言也此言直言斥非過人臣分

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

而無用

妙眇通遠也夸大也論法華言無實曰夸織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

陋詹言小計徒取具事件員讀以錢穀為言也

言而近世

近俗也山云荀子曰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俗

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謏上

人主以孫高疑其謏俊

言而遠俗詭

躁人間則見以為誕

詭反常也所謂兵詭道詭使之詭躁諛通論語言未之及而言謂之諛又輕躁

險躁之義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

給口給論語文勝質則史聘禮

記辭多

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

殊絕釋捨也孟子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讀

舊刊性作信質性朴實也時稱詩書道法徑古

道由也中庸云君子極高

明而道則見以為誦

舊注誦說舊事

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憂也

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

度量法也或云計算趙用賢曰



一語束上關鍵極緊陳深曰每段變換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者然齊而不齊不齊之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

亾及其身言殺戮也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

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

明也上古有湯有湯成湯也有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

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

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

至謂一至前也增荀子云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未可直至也是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

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其言未聞○

粘著文王從文王又翼侯炙增史策鄂侯淮南子息侯蓋一

拓開文字真變化

表叙梅人  
伯鄂侯  
鬼侯  
中侯  
鄂侯  
邢侯  
九侯

王飲若曰  
河龍門至  
地

孝侯以下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世本叙虞居

鄂正義與絳州夏縣相近索曲次莊伯紂晉孝侯于翼晉人

復立孝侯子郤為君是鬼侯腊乾肉為腊史作比于剖心梅

伯醜呂氏春秋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醜之殺鬼侯而脯之伯

夷吾束縛見左而曹羈奔陳春秋莊公十四

公羊傳曰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有伯里

子道乞鄒陽書百里奚乞食傳說轉鸞原舊注轉次係子臄

脚於魏見本傳臄膝使不得行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

秦五遲書吳子之泣西河注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

而泣何也吳起雪滄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西河

能秦必以西河今君聽護人之卒枝解於楚秦策作支解注

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斷其四肢按韓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十七



品景評林  
作棘葦

詩外傳齊景公縛罪人召左右肢  
解之起傳宗戚大臣射刺起死  
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

願王舉國而聽之惠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命寡人  
以國聽公孫

鞅豈不悖哉  
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  
夫論作秦  
長弘分胞

原舊注  
礫裂也  
救氏及  
源注無  
增莊子昔龍逢斬比干剖長

弘胞子胥靡文粹長弘周靈王賢臣刳腸曰胞林注胞裂也  
釋文淮南子曰長弘鉞裂而死鉞讀曰披汜論訓作車裂止

字通音以俗作胞韋昭注國語曰長弘周大夫長叔也初劉  
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敬尹子穿

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長弘  
於棘  
原注投  
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  
史記楚惠王十年白公

焦氏筆乘古人多倒語以浮訓沈也  
田明辜射  
田明未聞原

猶亂之訓治也浮亦見吳子胥傳  
必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  
舊注非罪為

其所治則從外滯之法其罪射  
董安于死而陳於市  
魯定十四年知文子使董安

于縊死趙孟尸諸市  
宰予不免於田常  
呂氏春秋家語人間

以告知氏然後趙寧  
此說史記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  
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

云爾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  
范睢折脅於魏  
史

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蓋必不然矣  
傳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

悖亂闇惑之主而死  
舊刊仁作人非○孫鑛曰排叙二十三

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  
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

君子難言也且  
張榜曰一轉  
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  
忤逆也

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舊刊有  
第四字

原注人主不得借權人臣不得  
擅威補孫鑛曰稍用韻愈佳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愛臣







豫為之備也。下文所云皆是原舊注。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僅舉一端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

死宥刑是謂威滌。原舊注。滌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原舊注。君威也。不能兩立。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原注。行威也。

于市民也。按城市國都。舊注。市眾所聚。恐其乘眾而生心也。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原注。不得以君之士卒為臣也。鳳卿按。源賴義以來自臣。東征士卒遂釀成賴朝霸業。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舊注。謂臣自私朝也。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原刊。貨誤。原舊注。不欲令其樹。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以法。是故

不得四從。原注。臣不得私交。四鄰。舊注。四鄰之國為私交。今按。從徙之誤。徙居有方。不得擅徙。家于四方。姦臣

險地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說文傳遽也。讀奇兵謂兵器之

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以備

器。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以備

器。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以備

主道 舊刊本 第五字

原注。人君惟虛靜無為。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壅蔽其主。此是一片文字。篇內用韻俱古體。補楊慎曰。條事似賈董。先秦文爽朗。乃爾孫鑛曰。通篇俱虛語。微似連珠。亦稍用韻。陳深曰。通篇論御臣之術。純是老子

道者萬物之始

原舊注。物從道生。故曰始。按讀韓非出老子。故所謂道者虛靜也。萬物生於虛。故曰始也。

是非之紀也

原舊注。是非因道彰。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

物之源

原舊注。得其始。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原舊注。得其紀。善敗成敗也。故虛靜以待令。人君待臣。以虛靜去好去惡。去

增端端緒也。故虛靜以待令。賢去智。是之謂虛。貴成。任能。君

不為臣。先是之謂靜。退。群臣不能意。讀萬物生於虛。虛靜則

明。山云。令字衍。楊權。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命事自定。又

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鳳卿按。命令名自



下文云  
智者正  
同文法

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讀應萬物之始實者物也。鳳卿按舉名則實可從而

也。靜則知動者正。言君靜退無因臣乃見素是非自明故正也。批點本作動之正。正正鵠之

正。人之所志也。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讀

考形名皆歸于一也。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歸之物情。君不與焉。故曰君無見其

所欲。見者不私也。宋太宗謂吏部侍郎李至曰。人君當淡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讀見去聲。猶示

也。君見其所欲。臣自將彫琢。彫琢謂飾也。原舊注。臣因欲彫琢以稱之。關脩齡曰。自將例置

今按不與。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原舊注。君見其意。臣因其

意以稱之。按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素質也。見老子。標榜也。評能也。讀即雕琢之反。

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原舊注。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今按舊賢之誤。下文可照。讀言去仁

也。舊故舊去。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上文云。命有故舊之愛。

行而不以賢。君有高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觀臣下之何事。有勇而

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武勇。是故去智而有明。則臣情可得

而察也。君明不蔽。老子云。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原舊注。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非。去賢而有功。君不自用。使臣盡力。故大功可立。原

舊注。去君賢。則臣事有功也。非。去勇而有彊。使群臣盡其與焉。則國却自強也。原舊注

去君勇。則臣武自彊。金非。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

之。因材。是謂習常。見老子。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莫得

其所。上林賦。寂濇無聲。讀無。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於下

舊刊於。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因臣

不窮於智。舊注。用臣智。賢者効其材。効致也。効首虜之

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



故君舊刊衍不窮於名不受惡名讀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

舊注君雖不賢不智而為舊刊衍智者正正鵠之正謂表的也舊注為臣之正

恐脫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舊注君取臣勞以為己功蛇足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經常法也按此道在不可見道體隱微故不可見也舊注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

不知去智與能以自晦闇群知其言以往臣下所勿變勿更

以參合閱焉閱前言而參之後言勿得俾前後不相違讀言謂名也言循名也參合閱焉者責實也勿變勿

吏言固守是術也即下文保吾所以官有一人勿令通言每

往也曰參合曰稽同曰同合意同則萬物皆盡舊說函字屬下句今從佩文韻府函包容

也言君總群官之成不失其柄則萬事悉函藏於掌掩其跡

匿其端下不能原道在不見故能納萬物君亦去其智絕

其能下不能意意慮通度也管子善謀而保吾所往而誓同

之王弼老子注謹執其柄而固握之謂君不失絕其望破其

意毋使人欲之原注執柄固則杜人觀心也舊注作執柄

不謹其閑不固其門虎乃將存問謂禁令陳深曰非慎夜奸

賊原舊注權柄不閉固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

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其所君位也舊刊擅作絀逼

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聞問之誤謂間

姦臣即虎也賊其黨也外儲右內間主之情以告外管子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

危之如丹後苟告源賴朝以朝廷消息藤原公經通此條義時漏朝廷密事之類是讀姦字句臣謂他臣也側或賊叶韻

善上脫  
君子二  
字

評注所  
有以字

評無



散其黨收其餘謂黨與之餘收捕也讀餘不黨者也收閉其

門奔其輔諸本奔作奪國乃無虎法峻黨散則大不可量

深不可測深遠曰測言君上之事務大小淺深群臣同合

刑名審驗法式謂名實也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

有五壅標虎術臣閉其主曰壅不通臣制財利竊福曰壅臣

擅行令曰壅矯命臣得行義曰壅名臣得樹人曰壅竊臣擅

行主諸本作臣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

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

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仲尼曰唯器與人主之

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使臣盡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

位

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讀增高增言已應

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爵之所生也陳

曰至此又說出賞罰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吏

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

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舊刊脫是故明君之行

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雷暖

神聖不能解也讀解怒也今案言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

也偷苟賞偷則功臣愷其業赦罰則姦人易為非舊刊人是故

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山世璠云疑

一句鳳卿按古文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

多隔句照上文法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



也。近愛謂近臣愛幸也。

韓子解詁卷之一終

韓子解詁卷之二

借刊有有度第六二柄第七。揚權第八八姦第九十六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有度

旧刊有第六字。○心度云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

原注奉法則國強廢法則國弱群臣百官一於法而無私則國治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

舊刊作強注強為讀作不曲法從私讀奉行也

行法者君也飾邪篇及奉法已死亦指燕昭王而言鳳卿按泛就君臣上而說飾邪篇云及奉法已亡不止就昭王身上而說茂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

聞地三千里開地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原注荆全之時與荆

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楚項襄王廿一年秦拔郢燒夷陵襄王亡走陳亡謂

下文云群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可



鳳脚按涿水  
名外儲左  
宋襄公與楚  
人戰於涿水  
上左傳作泓  
方城山名見  
左傳杜注言  
以山水為要  
字

衰弊至，齊桓公并國三十。國語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淫亂，幾亡。一國荀子齊桓公并國二十五，註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啓地三千里。讀上曰開，地古文率。

多此。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亾。燕襄王昭王作襄，蓋避秦諱。以河為

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舊注：方城，涿之邑也。按：燕策註引後，志：涿郡方城縣，襲重也。言薊為

都城，以方城為外遷，故云襲。殘齊平中山。舊註：中山，國名。按：史：燕昭十七年，與齊趙共滅中山。廿八年伐

齊，入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舊註：謂鄰國得燕為黨，得燕者重，無燕者輕。則重反是者，則輕也。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亾。魏安釐王攻趙救

燕。當作攻燕救趙。按：六國表：安釐王五年，擊燕，廿一年，與韓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曰：說燕德，魏故與，因諛字為說。取

地河東。原注：河東，燕之地。燕德，魏故與之。舊注：作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德之，故以河東故國與

魏也。攻盡陶，魏之地。舊註：陶，定陶也。魏當作衛，飾

記無忌曰：東至陶，衛之郊。策注在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原

取為私都。舊註：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今按：平

陸，都邑名。見孟子言以為私，有韓策攻楚而私其地之私攻

韓拔管。舊註：管，管叔所都。按：魏策：魏將以韓勝於淇下，唯

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舊註：魏與楚相持於陽，久而楚師遁，師久為老。蔡召陵之事，荆

軍破兵，魏兵四布於天下。舊注：作兵威行於冠帶之國。

以亾。舊註：魏亡於秦，秦使蒙驁攻魏，拔十城，道東郡。故有荆

莊齊桓，舊刊有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

強。今皆亾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勢，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三原云有規  
十萬之衆而  
天下莫當者  
誰曰桓公也

今按：管原韓  
地後入秦

陳明卿本秦  
字句迂評同

魏策上蔡  
召陵魏楚用  
兵之道其事  
不可謂先也  
說在拾遺

迂評有王字

陳本無字



私行恐當  
作私術下  
文可証

燕秦說六國  
輒欺以輕重  
也

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原注營私于國法之外  
曰謂私交於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  
國而以求利也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兵彊  
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群臣之上原註謂守  
位群臣之上舊刊作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舊注得守法度之  
加以或以為制置謬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臣授之以政位之  
群臣之上故不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稱與秤同正斤兩以  
可欺以詐偽聽遠事原注謂治事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舊注權  
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  
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比周舊注能由譽進所以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  
比周舊注能由譽進所以於法舊注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

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  
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進其與舊注與謂則其下所以  
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舊注  
既多過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蔽舊注蔽故忠臣危死於非罪舊注蔽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舊注蔽  
進蔽也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謂危死  
危且死也安利安且利也增管子云是以忠臣非罪而死邪  
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忠臣  
臣者重私而輕公矣註明黨共毀之故非罪而死有之所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舊注臣傷其類故良  
以三字矣舊注臣進也此凶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可  
而矣舊注同氣相求也此凶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可  
而矣舊注同氣相求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三



重輕公法矣

言罪重者反輕之罪輕者以重法中之也原注私重私相為重舊注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按

重輕當數至能人之門

能人當塗專權之臣君謂之不壹

至主之庭壹同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原注屬數

雖多非所以尊君也舊注君之伎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孤憤云今有國者雖地廣人

國為越讀云屬數禮數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舊注

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群

臣之家也舊注威權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舊注無憂國

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勢相益不勢厚國大臣勢

相尊而不勢尊君小臣奉祿養交養猶養望之養謂小臣相

交接之道而持祿之心就其思夫守篇群臣持祿

於法而信下為之也信任也牧氏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

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舊注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

人量功之條故不能者不可蔽舊注刊作弊古字通用等十註句

敗者不可飾管子註無功而敗注自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

之而不非者弗能退法量功故能不可弊弊敗不可飾以法飾

入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按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舊注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按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也原注賢者之為人臣此面委質無有二心外云

朝庭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舊注朝庭

左傳等朝庭不敢辭難則軍旅不敢辭難舊注朝庭



有缺上之心按軍旅辭難則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  
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舊注為君言也舊標云  
有目不以私視舊注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舊刊  
臣譬之若手上以脩頭韓文考異唐人書循迹下以脩足清  
清之訛謂或曰入矣之誤舊注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暖寒熱不得不救入批本無入字原注以手人身讀  
誤或以清凡此皆用手入身故曰不得救入也鑄錘傳體不  
敢不作舊刊搏手必搏之也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  
原注云以公任人無外望舊注賢故民不越鄉而交故民不越鄉而交原注  
交凌瀛初本注無百里之蹙原注君無外憂舊刊作感舊注  
民無外交也無百里之蹙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  
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蹙讀感當  
作感蓋無百里親感即不越鄉而交意今按鄉境記貴賤

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舊注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者亦獲企及故對者不能過焉愚治之至也令夫輕爵

祿易去也以擇其主臣不謂廉鵠子寧曰臣非也舊注易  
不可謂詐說逆法倍主強原作諫臣不謂忠舊注逆法強諫  
廉也不可謂詐說逆法倍主強原作諫臣不謂忠舊注逆法強諫

之臣不行惠施利收下民為名臣不謂仁舊注行惠收下臣  
不可謂仁今按離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舊刊主作上  
齊田氏之類是揚主之惡如此外使諸侯內耗其國耗盡何其危險之陂陂

言際也謂如隣兵臨四境乞援解圍存亡系一使以恐其主  
日倉蓋於秦荆微譏秦荆攻魏因請行利以自中使以恐其主

恐虛也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身  
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厚資以利其家之類是臣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五



謂智舊注何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此數物者物事險世

之說也語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簡集也燕策簡人

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蛇足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

從王之指指皆通風福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

累世治平之語民或謂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待言積畜以

用也明王之道賞必出公利名必在乎為以待君之任耳按具

注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按具

其當作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終齊

且上用目則下飾觀言善外望也舊

不用其上用耳則下飾聲舊注飾聲則耳上用慮則下繁辭

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目耳慮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

數淮南子注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舊注因法數審賞罰用

其真偽斯術也故法省而不侵秦法獨制四海之內獨制獨

不得先王所守之要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險險躁人不得關其佞不得關其佞漢書公

之納說如行有茲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

郎中原注述侍之官今按郎中侍臣長官猶今藏人頭八經

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直當作指淮南子趨

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單盡也此謂上自朝廷

下至群下謹其行止雖微小事必肅整矣思不出其位也漢

重復舊注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原注

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論海岳名言曰所言運筆布格之法

皆自抒心得要為直湊單微也按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

字面原于此清人亦失古義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六

禮注關已  
許嫁疏通也  
又選李翰  
云關猶用也  
秦策郎中注  
郎中漢百  
官表注主  
內諸官  
增湊當作  
至也單微  
者也



日有餘多暇上之任勢使然也舊注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

上之任用之勢不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

舊注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積作即使人主失端東西

易面而不自知舊注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故先王立司南

以端朝夕則端正也端秀日人步道路左轉右折始則東行終

邪而不自知故先王製司南以使人不迷紆曲之路原注

晉輿服志指南車駕四馬其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利

行爲先啓之乘按此制雖不知與周公所故明主使其群臣

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舊注不令遊意法外為

也遊放也為惠謂下田氏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陵

通嚴峻也荀子注陵泮也舊注作凌過遊外私也注既使群

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增

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舊注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威不

貸錯言威權不可假下錯措通謂施行子罕請宋君曰制不

共門八經曰賞罰下共則威分故貴獨斷原注主威不外借

故不共臣同威制共則衆邪彰矣舊注威制共臣則奸邪

不信則君行危矣舊注法不信則後不可行君刑不斷則邪

不勝矣言刑獄不決斷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

為度舊注匠之目意雖後中繩而不可用當以規矩為其上

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上智下智之反舊注君智

當以先王之法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原注而高科削

為其比例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原注而高科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七

借錯當作

事作君位

陸原淳云家  
諱首誅焉刑  
愈繫盜不  
勝也漢武  
帝紀網密  
文峻賊不  
勝也師古  
曰賊不勝  
不可勝也



為平權注科等也刑高等令權衡縣而重益輕舊注減重益

斗石設而多益原注減多益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舊注

而措之治自平增管子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註但舉而置

註措猶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

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

治亂決謬紕羨齊非不齊謂必罰不遺謂信賞矯正也孤憤

其德羨齊其為非紕音黜鳳卿按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

威民屬當作厲說使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退淫殆山云論

人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舊注不敢以貴

去聲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彊舊注而守

司馬遷傳大  
道之要法健  
羨荀子無取  
健羨之人多  
貪欲  
著子勸屬  
之民注或讀  
焉屬

要故先王貴而傳之舊刊貴下有之字人主釋法用私則上

下不別矣張廣王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命詞

二柄舊刊有第七字

原注賞罰不出于已而使入臣竊之故有篡弒之禍神  
駒本標注揚升庵曰二柄語出慎子而曲引直叙無不  
盡情○唐太宗曰國家人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  
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威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言道之以德制之以刑

以引喻其臣而制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

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

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陳本無世之姦臣則不然

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舊注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

尉繚子善將  
者愛與威而  
已  
三畧云殺生  
在君國乃可



通考虎喻君

御覽下秋  
作失制於  
之於作其

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舊注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猶其子也注之恩而賞之

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

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舊注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

其君矣舊注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

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

而看插於字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

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舊注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

而行之羣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

原注恩而行之羣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

召逐臣于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

如之而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

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

狐寡者私與之粟外儲說齊大饑民趨田成氏者不聞不活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舊注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

收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

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

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阪蒲

圓曰檢外傳不十道應詩外傳呂氏春秋說苑等並載此說而九傳史記所書子罕宋良大夫事平公元公無劫弒之事案內儲下云皇喜與戴驪乘事遂殺宋君而奪其政恐皇氏樂氏同出于戴公子罕名喜與皇喜相涉因誤云爾

田常徒用德原舊注謂不兼刑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原舊注謂不兼德而

宋君劫故今之原之作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

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

臣用之而不危也者則未嘗有也非當兼



人主將欲禁茲則審合刑名者張榜曰刑當作形增刑形通用

下脫審合形言不異事也原舊注言名也事刑也言事為人

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

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則罰故羣臣其

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

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鄧州

責實君之事也本注也按下文例也當作十四字句害甚於有大功故罰原舊

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作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

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原舊注寢寢而覺

証以關睡鄭義不與此同或曰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

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

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

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

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負也原舊注守業以當

此者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為助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原注賢者必多

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原注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

舊注同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

不效原舊注飾行則偽外故真情不顯也舊注真情羣臣之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原舊注莫不飾行故真故越



王好勇而民多輕死

事見

楚靈王好細腰而

國中多餓人

墨子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

有薰黑之色主術訓靈王好細腰而後起比期王朝

好勇而民皆處色羊死也楚策昔者先君靈王好細腰而美人省食

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死管子夫楚王好細腰而美朝有餓

人蓋在莊王初年齊桓公如外而好內

夫無度伍舉入諫前

自宮也劉勢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毛奇齡云首元

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明猶揚言也伴誘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

子也史微子開殷帝之首子孟子勇士而進之燕子噲好

不忘喪其元難一易牙為君主味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

惡君見好則羣臣誣能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

泰言云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

言周密而不見舊注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

知利其所存故得以故子之託於賢以棄其君者也豎刁易

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舊注子噲桓

公蟲流出尸而不葬史五公子作亂不飲殯蟲流出此其故

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原舊注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

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

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原舊注緣其好

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言羣臣易為與外人謀欺君

欲見者好思見也言羣臣以君好惡為取利資則字情萬態從此起矣

西云尸誤



此篇招主術  
大要

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原舊注君無見好惡則臣羣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原舊本並作大君今從凌本

揚權舊刊有第八字鳳卿按古本作推博雅揚推都凡也徐曰推之言畢也又謂粗畧而舉之曰揚推

原注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四言古體舊注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鳳卿曰權當作推蜀都賦謂為左右揚推而陳之注劉良曰韓非有揚推篇班固曰揚推古今其義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天命原舊注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物云起得高古

天命猶正命亦謂其循道不害也言天有大命人以是為大命也鳳卿按天之所賦人稟以為性命夫香美脆

味七發注引作脆說文脆物易斷也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舊刊病作疾諸本病厚酒味

曼理皓齒曼理細理脆肌美色皓齒謂如瓠犀也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曼服說情而捐精增韻精真氣也迂評作損原舊注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也捐本賢才

難一曰桓公問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讀為是

鳳卿按服恐肌

迂評作捐

所以助理也用之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去泰見權不欲見失宜則危君也

素無為也權政柄素猶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之素鄭玄讀為僚字書僚向也又循其常分曰僚也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原舊注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

效效致也獻也猶效首虜之効也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原舊注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

自用其四海既藏道陰見陽藏蓄也言四海之民既為已有能也道由心道陰見陽猶言居靜制動也上文以聞見藏之謂也

原舊注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道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按旧說以藏為隱故

有見君之陽誤茂卿以陰陽當刑德導民以刑使其循法而行故曰道陰應賞示之使民趨于法度故曰見陽亦誤○泰

害方央待以藏陽音叶待原蟹韻蕩亥切又紙韻叶直吏切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尤右既立謂甲乙異事開門謂不拒當猶當壚之當也中門而

立之義按原舊注云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一

論語注以  
為也下文  
上國開內  
為從室視  
三守篤心  
藏之藏  
增一云裁  
吉四方賢  
才來集也  
陰陽左右  
益言人君  
用權之事  
下文與二  
俱行則此  
也注與卷  
中門而立  
見外儲說







野生見老子  
說文同舍也  
按書名有周  
易參同契八

在傳注釋屬  
也

事使下守靜上以名舉之原舊注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不知

其名復修其形原注形事也循事以求名也則刑名審矣

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原舊注所生為謂形名所從而出者

所生謂本也參二者誠信下乃貢情原舊注二者謂形名也

信也貢謂陳見也鳳卿按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原舊注君人

命之按天謂自然也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

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原舊注夫智巧在必背民人用之

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及形之理及復也

督夫鞠之終則有始原舊注

注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則及形之理二者皆考參驗鞠  
畫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今按有又通終則又始言不極

魏徵曰陛下  
虛心採納

山璠云當作  
虛靜以待上  
文虛而待之  
主道篇虛靜  
以待斯子心  
何以知曰虛  
一而靜

同謂同靜也  
清極其然作  
其善

增一本而下  
有下字

而亦通用  
鳳卿按道不  
可於萬物之  
意

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原舊注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

用一國曰說以靜字倒待已短句虛謂不務能靜謂不為物

已謂用下長凡上之患舊刊作凡人必同其端原舊注端謂

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信而勿同萬民原舊注其

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然者以之夫道者私大而無形

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原舊注情事死皆叶

用之於民也增道德廣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原舊注道德

深萬物斟酌而資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原舊注道德

成字誤按不與即不同之義道者下周於事因替而命與時

生死原舊注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

與時消息也或曰而語詞不必訓汝原舊注



或曰注故能  
生於萬物恐  
正文下同

今按中和  
在燥濕之間

註書字衍

原舊注。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而又同情。讀名一下。漆。而於字義，乃明矣。鳳，卿按，以一理推，同情之物，之謂也。故

曰：道不同於萬物。道不同於萬物，數句深得至理。德不同

於陰陽。原舊注：故能。衡不同於輕重。原舊注：故能。繩不同於

出入。原舊注：故能。和不同於燥濕。原舊注：故能。均於燥濕。讀

皆以燥濕變唯和不變。和見唐志：匏第七。巢有和增字。惠曰

唐書禮樂志：其物名在八音。七曰匏，為箏，為巢，巢大箏也。為

和。和，小君不同於羣臣。原舊注：故能。凡此六者，道之出也。增

注：此六者，皆自道出。鳳，卿案：出猶魯之出之出。道無雙故

曰：一。是故明君貴獨。原舊注：故能。道之容。原舊注：道以

云：貴獨，倒置。莊子：宋鉏尹文。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原舊注：

趙本凡一本有也字，舊刊同。

三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原舊注：凡聽言之道，或有

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尚書孔傳：聽察是非也。周禮注：謂

鳳，卿按：聽事之道，以訟者之言，及發之，問，鞠，訊，訟，者，吾不

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原舊注：審察其名，則事位自。聽言

之道，溶若甚醉。原舊注：溶，間漫之自。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

也。辱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辱乎愈惛惛乎。原舊注：辱

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輳

上不與構。原舊注：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源

通傳：四方輻輳，注：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賈誼傳：作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一 十五

道之唯唯  
出之法非或云  
又還也蓋言以  
人所陳之思亦  
其效

共心大老子  
重用乎字注

易注離明也



輻湊原本趨本並作構从手今從舊刊  
字典云構起結也附會以成之亦曰構  
虛靜無為道之情也

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

動泄不失矣說文伍相參伍也虛道之舍也增荀子欲潛以

揚升菴外集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荀注

誤引朱子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子中出也山璠曰泄泄

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論作令根幹堅

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

甘泉賦注溶然間暇之自又思玄賦注溶宛轉自改當作改

治也溶攻也韻曰說而為句間助語今按晉書羊祜傳不可

而越之類義例不然而於義不德因斷為攻誤言無為而治

之也原舊注凡所舉動溶然間暇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為

說改革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原舊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

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鳳卿按多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

事繁務也言上喜之下則飾進也

今舊刊無故字陳本有原舊注去喜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

上文君不同於羣臣之義八經賞罰下共則威分寵者寵異

之也觀淵原舊注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

榮寵一曰寵尊也上不與義之義議使獨為之舉之上固閉

內局從室視庭謂去喜去惡而泰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

者賞以刑者刑咫尺謂近也謂群之長短自形見之於也固

泰咫尺具皆之其處言人君守此術則羣臣舉動具狀如

在目前悉知其在職之情原舊注開內局則心以察臣也由

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以度量之此四者以具則

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

惡必及孰敢不信原舊注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規矩

既設三隅乃列原舊注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則人

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注設原作



說今從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原注神者隱而莫測也既不可測則其所由者也既不可測故可測也舊注神者隱而莫測其所以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則無常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誤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舊注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下因天地則凡事以類而解也非八經之制也天其若地若天孰疎孰親無舊注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言人君能執法賞罰無私能象天地是謂聖人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原舊注內謂君之機密也欲治其外官置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原舊注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字官有移并并兼之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大臣之門唯不恣豈有移并并兼之事

周合刑名也

恐多人原舊注臣門多人威下不能得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原舊注神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周比也審合事與言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原注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猶民愈眾姦邪滿側原舊注亦既大惑故曰毋富人而貸焉齊田民以大母貴人而逼焉如季孫之於魯昭公原舊注君之富斗之類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原舊注專信一人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原舊注專信一人都排大於股難以趨走如源賴朝之於天朝山名宗全細川以為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原舊注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如奸主上不知虎將為狗狗虎之使令為狗謂大臣樹黨與之誤姚紹之皆為武二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可証原舊注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七



讀官法刑能  
便拘作也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言人主不伐其聚狗之從虎者日多喻  
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此猶如則同事相求 虎成其羣以  
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按注事恐氣  
 殺其母。舊注殺作弑原舊注母則君也既朋黨相 為主而無  
 臣奚國之有。原舊注臣皆為虎 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  
 刑大虎自寧。原舊注主既施刑虎則 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  
 及其真。原舊注謂君君臣臣也鳳卿按狗虎之黨與善惡必  
爪牙所以反真為人也喻必罰無失則下不疑法刑並非 欲為其  
故主威立而黨與一能結曰說狗為苟若狗詭並非  
 國必伐其聚。舊注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 不伐其聚  
 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為其地者謂為之所也左傳  
不過三國之一之類適者節制也原注地亦國也欲治其國  
必令賜與適宜讀地國殊甚言制其采邑也或云與漢書為

當作益求  
音無

本將軍之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讎人斧。舊注讎  
地同字法 假讎人斧。舊注讎  
舊注亂人求益而與 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原注以斧  
之是以斧假仇人也 假與不可舊注有仇既得  
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句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原舊  
上位可賣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 下匿  
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注靜爭之誤  
 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謂法 以割其下。原注下既有羨之  
故上必當操度量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原注度量可以  
以割斷其下也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原舊注黨與具可以 臣之所不弑  
也  
 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原舊注四指為  
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增公羊傳膚寸而合何休註  
曰側手為扶按指為寸焦氏筆乘扶讀為膚古字通用山云  
投壺註鋪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舊注大其都臣 有道之臣不  
四指曰扶



同注脫五  
字今據評  
林景西補

度量恐倒  
叶韻

**貴其家**舊注大夫稱家貴**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舊注貴其臣

已按不貴其家臣將凌已**備將代之**原舊注臣既貴富備必將代之

謂為節制**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原舊注太子

作伐為是即上**內索出圍必身**原舊注太子

支伐我之伐**內索出圍必身**原舊注太子

國之重鎮四字按備預防也恐戒懼意讀危殆猶儀式刑

也鑿矣此言不旱定備位則國基不固終招**內索出圍必身**

嫡庶爭位奸臣因以成其謀齊晉之亂可鑒**內索出圍必身**

**自執其度量**索繩也言君出入乎索繩範圍之中必身自守

黨與籜圍也說文圍圍也爾雅云圍禁也言不為群臣所

環繞也**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舊注作厚古通用下兩靡字

但身執度**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讀為靡說難悟言無所擊靡

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讀為靡說難悟言無所擊靡

墨子相擊相摩言甚者虧損之否者摩切之皆從法度也非

又墨子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者有爭

餘子綽云奢靡之靡或云風靡之靡原舊注厚謂臣黨與

象勢位高也薄謂位高且薄于君者也按厚薄以勢威言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原舊注若明之

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虧之若月**原舊注若明之

道也**虧之若月**原舊注若明之

**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苟一棲兩**

也**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苟一棲兩**

惟原舊注字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今

按正字通爭引此作爾言大臣常有謀君之心喻雄鷄偶

棲一時人主常備將伐已操度一棲兩雄其鬪頰頰爭鬪良

量以割下張弓擬之勿弛其守**一棲兩雄其鬪頰頰**

注論兩政耦國也**一棲兩雄其鬪頰頰**

原舊注喻吏**一棲兩雄其鬪頰頰**

范雖傳不  
實發者夫  
其技灌夫  
傳技大於  
本莊大於  
般不折必  
破

學  
靡  
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九



木枝扶疎將塞公間原曰注謂臣威權私門將實公庭將虛

如後三帝峻卻藤原教通奏教通然拂衣而起大呼曰

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

而出無留主將壅圍原曰注圍圍也按壅塞數披其木無使

朝者可鑒水枝外拒原曰注拒謂枝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

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原

注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

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

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山希

曰春多風曰氏春秋春之德風註強今按春風喻重賞是公

子既衆宗室憂吟原曰注宗室謂太宗達子家也此原本

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水

乃不神神旺之義填其洵淵毋使水清填塞也洵涌也原曰

一云押之誤八茲原注摩寫茲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謂古今奇

絕妙品○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載如畫使夫人觀之

允人臣之所道成茲者道由有八術原注道引也原注言茲

誘引若之百姓以成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陳深

其茲邪其術有八也曰貴夫人愛孺子讀男色罷便僻好色原曰注

段必用何謂美稱外儲古上有孺子皆貴於王是此人主之所惑也託

於燕處之虞燕宴也虞娛通或曰退朝而居曰燕與衆乘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八茲 二十

清鑒之者必衆喻強探其懷棄之威原曰注探其懷謂則主

上用之若電若雷原曰注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

八茲原注摩寫茲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謂古今奇

絕妙品○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載如畫使夫人觀之

允人臣之所道成茲者道由有八術原注道引也原注言茲

誘引若之百姓以成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陳深

其茲邪其術有八也曰貴夫人愛孺子讀男色罷便僻好色原曰注

段必用何謂美稱外儲古上有孺子皆貴於王是此人主之所惑也託

於燕處之虞燕宴也虞娛通或曰退朝而居曰燕與衆乘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八茲 二十



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舊注乘因也夫人孺子  
以燕笑之具以求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  
其所欲事無不聽謂同林使之惑主主惑惑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  
謂同林原注以金玉之寶內事則貴夫人愛孺子等曰在  
苟何謂在苟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原注優笑者原字無  
短人也按優調戲也優施優孟優旃以  
心世主以其至卑親近無隔意楚策注  
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劉良曰唯唯故聽之辭玉藻注先  
意承旨韓詩外傳當前決意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  
俱進俱退皆應皆對原注謂君所欲進則左右進皆俱共  
問之則皆對按後世官  
者常侍結黨誑君皆是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  
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

勃原注法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三曰父  
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杜預曰側室支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  
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  
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聲音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  
約處恐虛字約以爵祿求有實效也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  
其主舊注誤此之謂父兄大臣之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  
邀下教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  
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  
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  
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



說古雄辨如  
水流行無滯  
滯故曰流行

迂評據作  
懷必心

陳本威字  
田文之言  
見下篇

魏策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

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敬  
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  
塞其主原曰注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而成其所欲此之  
謂民萌六曰流行季世多此弊風人主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壅其言談說文固四塞也壅蔽也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辨  
說原曰注君門問於九重賢俊希得與為人臣者求諸侯  
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  
之辭流行之辭猶言懸河之辨也原曰注示之以利勢懼之  
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原曰注施設屬浮虛之辭山  
以環生圖私為務注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也又云環讀  
曰環策燕外傳病也蒲坂園六詩傳壞施也謂傷病也或印

臣百姓民者國之本為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  
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  
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  
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子  
小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索求小  
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  
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  
制斂於內制斂於內聚斂薄者原法薄謂次數內大使以震其君數納  
大使大國之使也增大使猶重使也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魏策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二十二



墳積也  
周語注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茲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不可不察焉陳深曰已上歷陳茲態而此却明君之於內也  
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原曰注防初茲之同林  
遺不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原曰注防  
愛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原曰注防  
也當則罰之今按任任子之任言聽父兄之言而舉用其人若  
其人不善則罰舉人而不宥是使父兄任其言之當於後也  
也不令妄舉原曰注防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原曰注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言  
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今其於德施也縱禁  
按言君不敢假其柄則羣臣戒懼君意發墳倉  
東京賦發京倉散禁財薛發墳倉原曰注積菜於倉  
利

於民者必出於君孔子家語載孔子戒子路語不使人臣私其德齊田氏

實其能察其過原曰注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為語上文云養

賞稱功之大邑鬪之勇無赦罪原曰注邑鬪勇者謂不

使羣臣行私財原曰注防七茲之威彊其於諸侯之求索也

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原曰注防八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

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原曰注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

條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原曰注臣自外制

此者君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原曰注聽大國則

必亡也誅求無厭每事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二十三



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  
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  
則不外市諸侯原曰注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  
且聽况受我臣之家藏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  
欺者乎萬別脫市字諸本有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  
其君矣言不聽大國則自恃者重諸侯不敢得制之况諸侯  
之不聽用其臣罔誣其君以欺我乎故云不受原曰注諸侯知  
誣其君也或曰上之字知之誤並非明主之為官職爵祿  
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以下別提故曰陳深曰此處句以  
不厭其重翻覺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  
有味憤激懇惻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賦晉語註是以賢者不誣能  
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  
不肖論有功勞不字管下八字用諸侯之重  
謂諸侯之所貴重者如

及恐友

原曰注諸侯以勢位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  
也左所委屬而君用之於上作主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  
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選官  
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呢於貨也  
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原而簡其業此亡  
國之風也舊刊注廢毀也或本為隨燕

韓子解詁卷之二終



